

荷蘭新訊 / 當 AI 成為劇場新寵兒？近期人工智慧演算技術在荷蘭劇場領域的應用、爭議與思考

觀察員：余岱融

截稿日期：2025/08/31

2025 年六月，荷蘭最大規模的老牌節慶：[荷蘭藝術節 \(Holland Festival\)](#)，以泰國編舞家皮歇·克朗淳 (Pichet Klunchun) 融合人工智慧 (後簡稱 AI) 演算技術之作品《泰·未來》(*Cyber Subin*) 的歐洲首演，為藝術節揭幕。演出解構泰國箏舞的元素，再用 AI 為舞者「編排」全新舞步，延續了克朗淳一貫的提問：具有特定規範的文化實踐，該如何演化、找出自身未來？¹

該作並非荷蘭藝術節史上第一個運用 AI 演算技術在現場即時編排的作品。十年前，美國導演安妮·多爾森 (Annie Dorsen) 的音樂劇場《昔日未來》(*Yesterday Tomorrow*) 就在該藝術節進行首演。演出從披頭四的《昨日》(“Yesterday”) 開始，由電腦演算來創作，逐步將其改編、銜接到音樂劇《安妮》(*Annie*) 中的曲目〈明天〉(“Tomorrow”)，並由歌手們現場演出。²

在眾人見證下，每場演出都產出全新的旋律、歌詞與動作指示。和《泰·未來》類似，不只表演者，觀眾和創作團隊成員都無法預知 (至少其中一部分的) 演出將如何發展甚至結束。《昔日未來》「融合了人與機器、聲音和感知、熟悉的旋律與全然陌生的樂音，在探索時間的進程、一個世界的消逝與另一個世界的生成中」，讓觀眾重新體會當下的不可測與難以掌握。³

今年荷蘭藝術節也有另一個使用 AI 演算技術的音樂作品：作曲家及導演米歇·凡·得·阿 (Michel van der Aa) 的 VR 歌劇《塵埃之上》(*From Dust*)。一如許多 VR 作品，他將觀眾置於整個體驗的核心，讓演出圍繞觀眾成為的「主角」來進行。然而，此作透過 AI 演算技術讓觀眾成為參與創作的一分子，而並非只是預先佈局虛擬空間及互動機制。進入虛擬實境前，觀眾會被引領到一間玻璃屋，被詢問三個問題：一、描述一個你感到安全與舒適的空間，二、描述一個你感到不適、格格不入的空間，三、

¹ <https://www.media.mit.edu/events/cyber-subin-european-premiere/>。最後造訪：2025 年 8 月 20 日。

² <https://www.gregbeller.com/2015/06/yesterday-tomorrow/>。最後造訪：2025 年 8 月 20 日。

³ <https://anniedorsen.com/projects/yesterday-tomorrow/>。最後造訪：2025 年 8 月 20 日。

描述一個你心目中未來的烏托邦。⁴這些問題的答案，將成為接下來觀眾戴上 VR 顯示器後、在部分演出段落中會看到的場景或物體。此作在這種結合了預製和客製化的旅程中，利用具私人意涵的意象來建構意義、喚起共鳴，繪製出一道經歷困境、通向希望的敘事弧線。「演出模糊了觀眾和表演者間、現場演出與互動遊戲間的界線，挑戰何謂歌劇的約定俗成」。⁵

隨著 AI 發展，不只是創作，相關工具也被運用在劇場不同面向。例如荷蘭藝術節今年將一款能即時翻譯的 AI 字幕眼鏡 LiveText，投入總長達七小時的《四季》(*De seizoenen*) 演出現場。不理解荷語、聽障人士及聾人都是受惠者。透過麥克風捕捉演員聲音、直接翻譯，這支眼鏡有超過兩百二十種語言選擇，自動用不同顏色標示個別演員的字幕，並在畫面呈現上看起來跟舞台距離相當，在在都企圖超越傳統字幕機的觀賞品質。⁶

在〈因為 AI 就是可以〉(“AI, omdat het kan”) 一文中，位於阿姆斯特丹之貝爾維尤劇場 (Theater Bellevue) 的藝術製作人湯姆·黑爾默 (Tom Helmer)，樂觀地描述用 AI 工具進行劇院營運中編整大量資訊的正向經驗。⁷ 儘管他認為 AI 工具對工作有許多助益，但他也觀察到：在藝術領域運用 AI 工具常讓人有複雜的感受。我們或也可說，這些感受反映了 AI 的爭議性。黑爾默相信，把這些感受轉化為問題並討論它們，將更有助於我們改善這些工具以及使用它們的方法。

黑爾默先提出了四點：版權、永續、種族歧視，以及削弱創意。在版權上，黑爾默點出我們一直都享受數位工具的便利，卻因而「協助科技巨頭不合理地掌握原創內容及資訊，無意間促進對自由工作者的系統性剝削」。他呼籲開發由荷蘭或歐洲運作的 AI 模型與基礎設施，即便需要更多資金。永續方面，AI 工具近來被批評大量消耗電能與水資源。黑爾默點出：所有數位工具都十分消耗資源，雖然並無法藉此為 AI 辯護，但他對此較寬容，願意暫時忽視這個問題。

AI 工具的種族歧視已非新鮮事，原因當然是訓練數據本就充斥歧視。解決辦法很簡單，就是設定系統提示詞 (system prompting)，讓工具運作時套上矯正的濾鏡。黑爾默舉例，「聚焦女性、酷兒及其他邊緣族群的觀點就是貝爾維尤劇場會使用的系統提示

⁴ <https://thetheatretimes.com/from-dust-review-holland-festival-2025/>。最後造訪：2025 年 8 月 20 日。

⁵ 同前註。

⁶ https://xrai.glass/blog/holland-festival-ai-glasses/?srsltid=AfmBOooU4th7QT2YDFUP-f_S0zGugy2KlqPeJAhfiFarRYsP0dhfxLuv。最後造訪：2025 年 8 月 20 日。

⁷ <https://www.theaterkrant.nl/tm-artikel/ai-omdat-het-kan/>。含此註在內之接下來六個段落資訊及引文皆來自本連結。最後造訪：2025 年 8 月 20 日。

詞」。

黑爾默接著討論最爭議的問題：AI 如何可能侵害到創意工作，像是翻譯、寫作、平面設計和攝影。他認為解方並不難：首先，「機構方必須要在營運方針裡提出它們不會『自行』用 AI 來取代這些需要個人創意的工作，是否使用 AI 工具應該留給這些工作者來決定」。再者，機構應該要為這些接案的創意工作者加薪，因為他們將最受到 AI 衝擊，但這個產業不能沒有他們。

最後，黑爾默補充了另一個面向，也就是 AI 對於補助申請及其規範的影響。AI 造成補助申請更易撰寫，投件數會增加。他提問補助單位是否會調整審查標準，暗指使用 AI 工具的申請可能會被剔除。特別是最具指標性者，例如荷蘭表演藝術補助 (The Performing Arts Fund NL)，要如何確保申請者間的公平競爭？遇到爭議案件法院又會如何判定？一如他的樂觀態度，黑爾默表示如果他是這些機構，他會這樣為 AI 工具辯護：

「AI 是自浪漫主義以降最浪漫的科技，它跟牛頓時代的電腦運算技術或圖靈用 1 和 0 來編碼的激進手法不同。AI 模型都是種文化科技。它們的力量來自和它們結合在一起、千千萬萬的聲音。而且每次你發問，新的聲音就會在答案中迴響而出。是的，我們聆聽這些聲音，但我們會確保正確的聲音被聽見。」⁸

⁸ 同前註